

燕在閣知新錄

燕在閣知新錄卷二十二

豐山王

棠勿翦氏棠訂

鹽城顏

斂鑄菴

山陰楊

賓可師

連水程

鑒真江

古歛江宣儒汝爲

叅校

元和脚元祐脚

元和間柳公權善書劉禹錫詩柳家新樣元和脚元祐  
間黃山谷善書后山詠徐仙書肯學黃家元祐脚注徐  
清蓬萊女官詩效謝體書效山谷棠謂皆用脚字奇今

人謂某字是某人真跡想此意也用脚字獨見二公

古肥今瘦

張長史云獻之古肥張旭今瘦棠謂肥瘦皆是病獻之肥中有骨旭則過於瘦矣要之字貴有骨與其肥也寧瘦

古磚隸書

崇禎庚辰閩人陳衍善一書載一則鷺門僧貫一見小坡陀有光連三夕發之得古磚背刻隸字四行文曰草雞夜鳴長耳大尾子頭銜鼠拍水而起殺人如麻血成海水生女滅雞十億相倚起年滅年六甲更始貫一記

之於此識草雞長耳大尾合成鄭字謂芝龍也子頭銜  
鼠甲子叛以甲子亡故云六甲更始生女十億合成姚  
字謂總督啓聖滅臺灣也可謂驗矣見尤良齋雜記

朝字八音

朝音昭旦也朝鮮國居東方日出之地故名又音潮人  
君聽政之所又魚韻音除急就章向夷吾竺諫朝易林  
赤帝懸車廢職不朝叔帶之災居於汜廬又叶音朱王  
逸九思望舊邦兮路逶隨憂心悄兮心勤渠魂晃晃兮  
不遑寐目眇眇兮寤終朝又尤韻音斬韓愈祭穆員外  
文罔有疑忌惟其嬉遊草生之春鳥鳴之朝又御韻音

注漢書叙賈誼傳賈生矯矯弱冠登朝遭文叡聖屢抗其疏疏去聲又宥韻音冑漢韋孟在鄒詩微微小子旣考且陋豈不牽伋穢我王朝又嘯韻音棹陸雲夏府君誄旣穆其積英風彌邵天子有命曾在是朝叶下耀是一朝字凡有昭潮除朱輶注冑棹八音也

二十字作三樣寫

漢汾陰宮鼎其蓋銘曰汾陰供官銅鼎蓋二十枚二十字作十十鼎銘曰汾陰供官銅鼎二十枚二十字作丰其末曰第二十三二十字作廿一器之銘字三見而三不同

匈字干字淡字

右軍帖有匈中淡悶干嘔轉劇食不可強匈與胸通伯思云足下各如常帖亦唐人所作初月帖差勝中云淡悶干嘔淡古淡液之淡干古干溼之干今以淡作痰以干作乾非也據此當亦非後人所作

刺齒肥

史記蔡澤傳吾持梁刺齒肥索隱曰刺齒肥當爲齧肥二字如五十以學易當作卒也

蔗字

今人謂妾生子爲庶出宋神宗問呂惠卿曰蔗字從庶

何也曰凡草木俱正生惟蔗橫生蓋蔗出也故從蔗

正字

今人交際通名刺其東面用正字此事不知起於何代  
觚不觚錄云故事投刺通書東面皆書一正字萬曆丙  
子入朝投刺皆不書正字爲江陵諱也棠謂春王正月  
正字當讀去聲董仲舒策正次王王次春顏師古音去  
聲當時避始皇諱讀若征今通刺可不用正字而相沿  
不易又若矯當時之禁忌而故爲之犯之耳

別字

後漢書儒林傳識書非聖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別字近

鄙者猶今俗用之字別字者本當爲此字而誤爲彼字也今人謂之白字乃別音之轉

讀書不識字

樂菴李氏曰人讀書須是識字固有讀書而不識字者漢之孔光張禹唐之許敬忠柳宗元非不讀書但不識字或問其說曰孔光不識進退字張禹不識剛正字許敬宗不識忠孝字柳宗元不識節義字

造作名字

孫休吳主權六子卽位後立子羣爲太子休詔曰禮名子欲令難犯易避今爲四男作名字太子名羣羣音如



湖水灣澳之灣字音音如迄今之迄次子名震音如  
觥次子名相音如莽次子名冠音如褒此都不與世所  
用者同既不相配又字但一庶易棄避普告天下咸使  
聞知裴松之謂傳稱名以制義義以出禮禮以體政政  
以治民是以政成而民則易則生亂今制不典之音違  
明詔於前修垂垂騃於後代是以責土未乾而妻子絕  
滅按則天亦自造名字同一可笑也

名字

古人有名有字亦有以名為字者晉安帝德宗蔡興宗  
王僧儒郭子儀李嗣業張巡孟浩然田嗣承等是也有

以一字爲字者如范睢字叔項籍字羽陳勝字涉公孫  
弘字季鄭當時字莊顏師古字籀是也有以三字爲字  
者屈無爲字無不爲張天錫字公純嘏桓立字神靈寶  
是也

姓

宋有百家姓明編修吳沈作千家姓凡一千九百六十  
八姓尚有遺者

名字互用

焦氏易林申公顛倒巫臣亂國劉琨答盧湛詩宣尼悲  
獲麟西狩涕孔丘謝惠連秋懷詩雖好相如達不同長

卿慢沈約宋書恩倖傳論胡廣累世農夫伯始致位公相黃憲牛醫之子叔度名動京師古詩誰能刻鏤此公輸與魯班此上皆名字互用

二名只用一字

班固賦發還師以成命兮重醉行而自耦定四年祝佗述淺土之盟

其載書止潘岳關中詩紛紜齊萬齊萬年亦孔之醜班固

賦巨滔天而泯夏王莽字巨君王逸九思管束縛兮桎梏百

貿易兮傳賣音需百有里奚也惜誓來革順志而用國惡此皆

二名用一字者又有兩人而一氏一名者如曹勃曹參

管嬰管仲晏嬰周魏周勃魏其侯寶嬰驃衛驃騎將軍霍去病衛青周賈莊周賈誼

喪父事母有柴穎之行

高柴穎考叔

夷叔

伯夷叔齊

夷史之直

夷作

史

宰貢

宰我子貢

程杵

程嬰公孫杵曰

之類不一而足

### 漢宣帝重辭賦

詩賦一道最足娛人性情而無知者往往以爲淫靡不急漢宣帝曰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辭賦大者與古詩同義小者辨麗可喜辟如女工有綺縠音樂有鄭衛今世俗猶皆以此虞悅耳目辭賦比之尚有仁義風諭鳥獸草木多聞之觀賢於倡優博奕遠矣大哉王言足以破千古腐儒之陋考唐宋皆以詩賦取士王安石去詩賦易經義而道君時御史李彥章建言以詩賦

爲元祐學術意在黃秦晁張四學士而竝効及前代陶淵明杜子美李太白真可笑之甚維時定律令者何執中凡習詩賦者杖一百此千古一時奇事竝記於此

### 韻學源流

聲韻之書自魏晉已有李登之聲韻呂靜之韻集周研張諒段弘王該李概夏侯詠等各有成書多有至四十卷少亦三四卷惟沈約所撰四聲譜見於隋書僅一卷則已亡之其非全韻可知唐四庫書目不載唐初用爲章程者只陸法言切韻其後孫愐刊正爲唐韻宋陳彭年再修廣韻丁度定集韻景祐以還行禮部韻略紹興

間毛晃之增韻出向之廣韻久而漸廢然分韻二百六  
部未改也淳祐中平水劉淵始并爲一百七韻曰壬子  
新刊禮部韻略今世所存皆劉氏之韻非沈約之書也  
大約韻之失不在二百六部之分而在劉氏一百七韻  
之合自二百六部未合門存歸於魂吞恩歸於痕未嘗  
在元韻而勤斤等字則自屬殷部也今吞恩不歸於痕  
存不歸於魂而皆屬於元韻勤斤殷欣等字不歸於殷  
而歸於文韻此劉淵之失也古人立韻雖嚴而通用則  
廣如真至仙爲部十四皆可通用故人文字不至牽率  
而有乖其性情亂之自劉淵始

屠緯真云沈約韻書至不可解在昔一東與二冬三江  
與七陽四支與五微八齊六魚與七虞九佳與六麻十  
一真與十二文十三元與十四寒十五刪二蕭與三肴  
四豪八庚與九青十蒸十三覃與十四鹽十五咸無不  
相通約悉取而分之果何見哉予按今所傳竝非約本  
乃平水劉淵所爲耳蓋卽禮部韻畧而併其通用屠所  
指卽淵韻郭美命刻韻經云有四聲譜乃約故本與淵  
不同其上平有九咍十八痕下平有二十九凡上聲有  
十六混十九賺去聲有八祭十代十七焮入聲有十六  
昔而今韻無之此段出虬峰筆記

離騷

漢孝武帝時淮南王安作離騷經章句孝章時班固賈逵改易前疑又各有章句行世王逸謂義多乖異事不要括因更作章句嗣後洪興祖晁無咎周少隱林啓辰黃長睿莫不抽思吐藻各有論譔然當世遵循者惟朱子集註近代則有汪玉卿陸昭仲洪虞衡吳維則而散見於評閱者天啓間蔣石林定本已謂有七十二家矣蟬聯而起實繁有人然於腠理穿插起伏之故靈均幽愁立說旨趣之所在率皆闕然不詳及夫文章離合虛實之間往往離其所合合其所離虛其所實實其所虛



於是不揣固陋訂之註疏參之經傳摘騷之文誦騷之義庶於後人少有裨益云如看離騷經必先分其段落看其章法段落與章法分清疑難之處自能迎刃而解如帝高陽之苗裔兮至紉秋蘭以爲佩句先作一段開首叙祖父之所自出與楚同姓日月降生名字錫予而又佩香草以象德是內美與修能皆有足稱者想靈均握筆時何等鄭重掩卷思之謂當再叙功勳方不負祖宗天地生我之意乃此後皆淒風苦雨寄綿邈之思於荒忽之境彭咸水居與之同趣真可爲三歎也汨余若將不及兮至來吾導夫先路作一段言日月遷流春秋

代謝非僅自傷蓋亦悲君焉一曰恐美人之遲暮又曰  
不撫壯而棄穢君臣之際何其綿綿也導夫先路是屈  
子初念亦是此書入題大綱目昔三后之純粹兮至反  
信讒而齎怒是第三段堯舜導道卽導三皇任賢之道  
也屈子前言導夫先路故奔走先後於君側也黨人不  
導先路使君幽昧而行及於險阻夫幽昧則不似堯舜  
之光大險阻則不得路而窘步此皇輿敗績之由此屈  
子之中情也信讒齎怒謂之何哉此上十六句以三后  
堯舜桀紂前王爲興亡樣子以道路徑步險隘踵武喻  
盛衰之由又是此處小章法前言導夫先路引出此段

此用信讒齎怒四字生出無數文字來此後作三小段  
一股傷靈修之數化一股哀衆芳之蕪穢一股恐修名  
之不立朝飲木蘭之墜露兮至願依彭咸之遺則又作  
一段此段大意言余情信芳雖貧不悔雖死不悔不周  
於今必合於古故以彭咸取則焉彭水死屈亦水死故  
此之願依彭咸之遺則結句云吾從彭咸之所居屈子  
書中言彭咸凡七見奇在此句後接下四段皆以死自  
明總是彭咸遺則句推行出來墜露朝露之墜於木蘭  
者落英落字卽我落其實而取其華之落言摘落之英  
夕餐之也不過形其清潔不妄貪求故願頷不怨耳玉

露謂落爲始落英卽初英也意頗牽強魏文帝謂屈子  
悲老之將至思餐落英以延年此則斷章取義矣宋王  
楙謂木蘭仰上而生本無墜露而有墜露秋菊就枝而  
隕本無落英而有落英物理之變則然屈子借以自喻  
憔悴於楚澤之間也此則不詳文氣其謬更甚王荊公  
用殘菊飄零歐公以詩譏之荊公聞之以爲歐九不學  
之過羅鄂州爾雅翼言落英句靈均自有意予謂諸人  
索之過甚皆不免支離其說耳此下四段皆以死自明  
長太息至雖九死其未悔言爲民進諫雖死不悔是一  
段悲靈修至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爲此態也言君

浩蕩黨人讒間寧奄忽而死施離而亡必不從時是第  
二段驚鳥不羣至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聖之所厚言  
死於直道不合於今必見許於前聖是第三段悔相道  
之不察至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余心之可懲言欲隱  
而終不隱寧出招尤雖體解不變其志是第四段此四  
段皆以死結而所謂死有淺深次序不同九死俗所云  
九死一生也溘死奄忽而死猶云不得志而死也死直  
則因直而死體解則甚言之猶云支解也第四段內先  
伏遊目四方一句以鬱邑之意發爲荒唐之想因生下  
重華陳詞周流上下靈氛巫咸九州相女等文此是文

章針線綿密處女類至判獨離而不服是一段女類詈  
原之詞非真有此語屈子臨文生巧借以明己意之不  
然衆不可以戶說至就重華而陳詞是一段屈子中情  
非世人所知其姊安從知之前云彼堯舜之耿介今不  
言堯而獨言舜者以舜之塚在楚地也外遭黨穢內遭  
娣詈故於重華致詞啓九辯與九歌兮至霑余襟之浪  
浪一段陳舜之詞也向舜言故所言皆舜後事跪敷衽  
而陳詞兮至吾將上下而求索爲一段言已陳詞於舜  
舜亦知吾心矣又思從蒼梧至乎縣圃上下求索以冀  
明君之一遇得行中正之道總皆是設言也吾將上下

而求索妙甚引起下文飲余馬於咸池兮至世溷濁而  
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如是上索朝吾將濟於白水兮至  
世溷濁而嫉賢好蔽美而稱惡是下索上索中帝閭亦  
是譏者之流措思趣甚下索中言及高辛之簡狄少康  
之二姚筆墨皆極奇幻總言明君難遇借美人以寄意  
也於是作一過文云閨中旣遠遠兮哲王又不寤懷朕  
情而不發兮余焉能忍而與此終古有此四語方能承  
上啓下通體靈變閨中深遠如高丘無女有娥二姚不  
得遇是也哲王不寤如帝閨怨予是也哲王不可貼楚  
王講文氣是雙承此文原爲楚無明君故從上下求索

界限井井若貼楚說是楚王又在天上矣閨中哲王不分低昂求閨中卽求哲王也索薶茅以筵筭兮至爾何懷乎故字作一段此靈氛占卜告原之詞也世幽昧至謂申椒其不芳作一段此原因靈氛之言而自念以答氛之詞他處皆以蘭芳自比此處屈原以玉自比言黨人草木之美惡且不能察安能察玉乎故曰豈理美之能當欲從靈氛之吉占兮至告予以吉故作一段言靈氛吉占巫又降亦告予以吉也曰勉陞降以上下兮至使百草爲之不芳作一段此巫咸告原之詞前原陳詞於舜舜未命其求索也出自原意故曰吾將上下而求



知新錄



索而求索之中有令帝聞命遽脩托鳳皇貽下女令鵲  
爲媒理弱媒拙等語此則靈氛勉其遠逝而無狐疑又  
言孰求美而釋女巫咸勉其升降上下求榘矺之所同  
又云苟中情其好脩何必用夫行媒可知前之上下求  
索出自原意後之周流上下出自靈氛巫咸之意前用  
媒此云何必用媒語氣相對而大意只勸其及時自勉  
以古人針芥相投者慰之故下文駕飛龍後只言周流  
無一攀援字面是離騷前後大不相同處解者依文敷  
衍或曰雷同或曰是遊仙皆於文氣未細心研索也何  
瓊佩之偃蹇兮衆蔓然而蔽之至芬至今猶未沫作一

段此原因巫咸之言自念而答巫咸之詞原前答靈氛之言言黨人謂蘭不可佩謂申椒不芳此答巫咸不遇踵其意暢言之再前答靈氛之詞言黨人草木尚不知豈能知珵玉之美此答巫咸之詞首言瓊佩衆人不知結言惟茲佩之可貴是二段答詞皆以玉自比也但答氛語畧答咸語詳氛咸告原是一意原答氛咸是一意也至於蘭椒何得變化若謂變化則莫好修之句與余以蘭爲可恃兮其義未免自相矛盾且此段與前察艸木其猶未得句互相發明予故謂蘭蕙變化讓人視之以爲變化非彼自變化也椒楸句略一頓其義自明至

於蘭椒舊註以爲指子蘭子椒然則揭車江離等又何所指朱子辨証與玉卿蒙引言之極詳和調度以自娛今至吾將遠逝以自疏此段原聞氛咸二人之言旣以答之乃將往而求女之詞也求女卽求君之意升降上下咸之詞也原依其說故曰周流上下遠逝而無狐疑氛之詞也原依其說故曰遠逝自疏上文靈氛之吉占又曰巫咸告予以吉故此言靈氛不言巫咸省文也飛龍駕車非復人間駕馭皆設言也原何曾周流上下原何曾遠逝也說者謂原真欲遠逝吾恐靈均笑人相隔萬重雲矣上陳詞於舜之後曰吾將上下以求索此依

氛咸之言曰吾將遠逝以自疏章法照應絲毫不亂迺  
吾道大崑崙兮至僕夫悲余馬兮蜷局顧而不行是收  
局一段原從氛咸之言求女不遇之詞也侍衛車騎之  
盛道途之艱杪在假事寫得逼真筆墨幻甚神高馳之  
邈邈是此段扼要語神指西皇少皞以金德王金屬西  
方故曰西皇流沙赤水皆在西西皇矩矱必與屈子相  
同故欲西皇涉予屈子在沅湘思舜則在西便宜告西  
皇也乃西皇高馳邈邈則與氛言孰求美而釋女咸言  
何必用夫行媒皆不應矣西皇不應高馳乃竟高馳氛  
咸告言上案徒然托之空言神遊四荒上升赫赫之皇

天下瞻祖父之故國百端馳想渙然冰釋此時如夢方醒已不勝嗚咽矣竅在自已不言從僕夫傳出僕夫不言從馬思鄉傳出馬與僕如此則屈子可知幾層襯筆含蓄正意便爾文情雙絕亂曰數句只以水死自決篇中求君求女上下周流皆是寓言故亂詞一字不及曰吾將從彭咸之所居此是屈子離騷大結穴亦是屈子一生大結穴

漢樂府

漢武以前郊祀詩歌闕如也郊祀樂府至武帝乃定前後數十年間自製凡十有九章雖詞旨異於雅頌而煌

煌一代之制亦有可觀覽焉班馬撰述言人人殊或謂采詩夜誦又謂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爲詩賦以合八音之調然觀其詩義皆武帝所欲言者非臣下所得爲且操觚之士逡巡囁嚅亦不能有其雄略也太史公樂書云今上卽位作十九章令延年次序其聲通一經之士不能獨知其辭集會五經家相與其講習讀而後乃能通知其意多爾雅之文夫太史公武帝時人也觀其揚扢如此爲漢武作無疑獨是此歌當時如師古李奇應邵晉灼服虔孟康如淳臣瓚張晏韋昭蘇林諸君子博聞強記淹串百家僉抽腹笥傍證曲引後學終不

能無疑况是歌在武帝之時通一經者望崖而返何居  
乎求多於後之人棠性異泉明好思誤書不能解者必  
淫思七日妄窮其旨趣偶傷足閉門却掃翻閱漢郊祀  
歌因按武帝時事商確祀典排纘其意義牽合證據絕  
不依傍前人因命子曰秩錄一通亦存一家注疏云耳  
漢樂府郊祀歌十九章按先只有練時日帝臨青陽朱  
明西顥玄冥惟太元天地日出入九章歌於祠壇其後  
得天馬次爲歌亦用在郊祀中尉汲黯諫曰王者作樂  
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馬詩亦爲歌協於  
宗廟先帝百姓豈能知其音耶則知當時歌於宗廟亦

用之不獨郊祀矣其元鼎五年得鼎汾陰因有景星之作元封二年芝生甘泉齊房因有齊房華燧燧等作元狩元年獲白麟因有朝隴首之作大始三年獲赤雁因有象載瑜之作前後二十年間事後皆載入歌共十九章可知十九章之說太始末年方論定其註家不載根源故多不可解說予久已詳爲訂正刊布今更將日出入一章注解附列於後

### 日出入

肅若舊典

肅敬也若順也春秋朝朝日秋暮朝月此常禮也武帝元鼎五年冬至立泰時於甘泉親郊

見朝日夕月舊典疑指此他本無此句

日出入安窮

武帝好長生四朝日而欲窮日之出入也



安窮言不

時世不與人同

人之處世爲時甚短同之既

能窮也

世無有終窮故不與人同也

故春非我春夏非我夏秋

不與人同人安能窮日哉爲

此我字武帝自謂也春夏秋冬乃四

日論時勢語似奇而理確

非我秋冬非我冬此我字武帝自謂也春夏秋冬乃四

如故人安得據而有之四時不息日能與之無終窮

此我字武帝自謂也春夏秋冬乃四

是春夏秋冬日能有之矣○說至此不怪漢武求仙

此我字武帝自謂也春夏秋冬乃四

如四海之池徧觀是邪謂何

泊止也如往也孔安國曰

日之出入惟海邊可測即使往東西南北之海于停水

此我字武帝自謂也春夏秋冬乃四

之處徧觀之以爲是何者爲是耶○是邪謂何四字搖

此我字武帝自謂也春夏秋冬乃四

動靈活之甚然細思吾知所樂獨樂六龍

此我字武帝自謂也春夏秋冬乃四

之令人可歌可泣言○上文已說到盡處忽于日身上生出言日之出入

此我字武帝自謂也春夏秋冬乃四

不能窮而日之所樂則能知樂者何六龍是也日乘車  
駕以六龍六龍之調使我心若嘗黃謂調伏也若順也  
義和御之六龍之調使我心若嘗黃謂調伏也若順也  
也與雌黃同○此轉更妙言日所樂者龍龍日夜駕日  
必知其出入矣設六龍調伏使我得御之我可以順心

論議窮其  
出處矣其何不徠

古來字

下六龍不下日難推測故天

是苦世短之意一結  
詩有盡而意無窮

### 古詩十九首

十九首結撰超忽濃淡互見或雲蒸霞蔚或雪窖冰天  
交誼纏綿古今罕匹三百篇後真爲五言古詩之眉目  
也其渾厚超脫變化離奇幽朴高淡掩映之處絕非唐  
人局陳渾可及厚不可及超可及脫不可及變可及化  
不可及離可及奇不可及幽可及朴不可及高可及淡  
不可及映可及掩不可及予於十九首箋注中已詳言  
之

論陶詩

棠註陶詩其序有云東籬老人著述非細心尋繹不能得其捉筆運心之處蓋公處朝野變更之日適當莫可誰何之時敬陳其事而直言未免犯忌諱蹈不測緘口守默又邑邑無以自明大抵詠多比興而思君故國之感往往見於毫端又過之不使竟露有如錐之處於囊中微見其末而不使之脫穎而出也云云今錄其四言停雲詩如八表同昏平路伊阻八表同昏平陸成江安得促席說彼平生等語皆非漫然捉筆者夫八表同昏指何事說彼平生彼字指何人連雨獨酌詩結句云自

我抱茲獨匱俛四十年形骸久已化心在復何言請問  
心在何處王撫軍座送客詩逝止判殊路何謂殊路與  
殷晉安別詩云語默自殊勢亦知當乖分何故殊勢何  
故乖分歲暮和張詩市朝悽舊人又云撫已有懷撫  
運增慨然懷是懷何事慨是慨何事乙巳歲三月詩晨  
夕看山川事事悉如昔何故說山川如昔微雨洗高林  
清颺矯雲翮眷彼品物存義風都未隔何以說到義風  
飲酒詩云三季多此事違者似不爾此事指何事醒醉  
還相笑發言各不領規規一何愚兀傲差若穎淵明所  
謂穎穎在何處不覺知有我安知物爲貴物指何物子

雲性嗜酒是謬無不塞有時不肯言豈不在伐國伐國  
說何人述酒一篇指何事又何以命名曰述酒蓋因宋  
劉裕以毒酒酖零陵至其詩皆隱而不宣蘇子讀述酒  
曰去之五百歲吾猶見其人也讀者於此上諸詩皆當  
一一體驗方能知其妙處詩不悉載略舉數端亦足以  
知其志之所有矣

初盛中晚

四唐謂分初盛中晚初唐自高祖武德元年至睿宗先天  
元年中歷太宗高宗中宗凡九十五年盛唐自玄宗  
開元二年至代宗永泰元年中歷肅宗凡五十三年中

唐自代宗大曆元年至文宗大和九年中歷德宗順宗憲宗穆宗敬宗凡七十年晚唐自文宗開成元年至哀宗末年中歷武宗宣宗懿宗僖宗昭宗凡七十一年共計二百八十九年詩格隨氣運變遷非可以年限況一人經歷數朝雖分別年歲究不能分一人之詩以系於某年之下強分疆界是刻舟求劍也

詩人多蹇

詩人多蹇陳子昂杜甫李白孟浩然孟郊張籍輩皆終身不遇雖穿天心出月脇賦得驚人句然終不能見用於世詩能窮人誠不虛也

燕在閣唐絕句選凡例

嚴儀卿謂禪道在妙悟詩道亦在妙悟盛唐人惟在興趣羚羊挂角無迹可尋又其妙處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予謂盛唐絕句佳者雖多而李白王昌齡尤得此意

元微之謂詩要姿態又貴思淡語近劉禹錫謂片言可以明百意故中晚如韓愈劉禹錫白居易元稹輩入選亦多李于鱗選唐詩樂天無一字何其刻也

王弼州謂七言絕句盛唐主氣氣完而意不盡工中晚主意意工而氣不甚完予謂不然盛唐王李意氣俱工

中晚氣不完而意工若其造想翻新如錢起李益顧況  
武元衡張仲素張祐唐彥謙李羣玉杜牧雍陶李商隱  
陸龜蒙鄭谷韓偓韋莊輩皆爲一時之選雖稍讓王李  
一等若較盛唐諸公恐皆竝轡康莊耳

何元朗謂詩要力全而不苦澀氣足而不怒張子謂詩  
言志志者意之源也苟意出人頭地卽苦澀怒張亦在  
必錄子益惡夫力全氣足之庸詩而使人頭岑岑而白  
日欲睡也

絕句原出於樂府沈約始有聲韻平仄不調卽爲拗體  
子謂錄絕句正以存樂府也意工而平仄不協亦在所



必錄

少陵寄太白詩云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又曰語不驚人死不休太白登華山亦有恨不携謝朓驚人句搔首問青天若僅以忠厚和平四字論詩則恐肥皮厚肉者之得以藉口也李杜詩中之聖何以必曰驚人乎且風雨可驚青天可問鬼神可泣而謂肥皮厚肉者可以當之乎故予所選務在新奇

詩貴含蓄尚矣然亦有敷切直陳爲快者如詩之周餘黎民靡有子遺宛其死矣他人入室人而無禮胡不遘死豺虎不食投畀有昊詩何嘗盡含蓄乎總務意新不

拘一格

周伯弼云七言絕句用事易于窒塞況二十八字間尤難堆疊必融事爲意乃爲靈動此語甚是所論三體詩以實接虛接前對後對分論未免拘泥詩道極大興觀羣怨無所不有喜怒哀樂一入悟境便覺超超元著非此數端所能羈束也

陳言務去非獨文也詩亦然所謂言者非言也意也詩言志志之所在非麗辭奇字所比近日詩道昌明而一種喜新標異之流好爲強澀之體如唐徐彥伯多變易求新鳳閣也改爲鸚閣龍門也改爲虬戶竹馬作篠簪

月兔爲魄免者正復不少予所選無浮詞有遠志實非漫然已也、

古人詩字字相貫含而不覺直如九曲明珠一絲蟻路清氣相引全以神行故能引人入勝地若叫囂一種則是牛鬼蛇神若率爾一途又是黃茅白葦總皆未細考較古人妙處

年來人皆奉劍南爲準的陸詩云元白纔倚門溫李真自鄙彼意以元白溫李爲未入室也然學劍南一入目卽知爲宋調近又相率而學溫李矣溫李妙處豈易學哉不學其措意僅學其遣辭皆於此道隔一塵在

古人詩題不可改也如柳州有詩贈劉夢得夢得因有  
酬柳之詩詩題是酬柳柳州家雞之贈八字今改作酬  
孟得是劉詩改作柳詩也李商隱詩有餞席重送從叔  
余之梓州一首今詩題誤作餞席送人之梓州從叔改  
人字仍無大病少一余字則甚不可詩云武關猶悵望  
況在百牢關詩原有二層無一余字作送人之梓州是  
從叔往梓州矣選本如此種甚多今皆爲訂正

一名字不可溷也詩人標名概不用字如王魯復字夢  
周當書魯復不當書夢周今選本皆書夢周而全唐詩  
竟將魯復夢周作二人是皆未參考也

一名姓不可亂也如郭震譌作郭振冷朝光譌作後朝  
先王渙譌作王之渙蔣維翰譌作薛維翰等今亦爲訂  
正

一作詩人姓名不可錯亂也如一詩彼此互刻則不必  
拘拘定于一人若其人本集闕此詩而誤刻其姓氏則  
亦必爲訂正

一律詩不可作絕句樂府源流不可不參訂也唐人樂  
府多取名人詩歌詠間有用律詩四句集爲商調曲不  
過集狐爲裘之意前五疊爲歌後六疊爲入破其立名  
有伊州京州水調種種不同然皆商調也如蓋嘉運所

進伊州曲第四歌用聞道黃花成四句此乃沈佺期律詩也後人竟作蓋某絕句宋元以來相沿盡悞豈不可嘆又如陸州歌之分野中峰變簇拍陸州歌之西去輪臺萬里餘蓋羅縫之秦時明月崑崙子之揚子談經去長命女之雲送關西雨戎渾之風勁角弓鳴簇拍相府蓮之其以今時寵其中或取五律爲絕句或取七律四句或七絕五絕而易其名如此類者指不勝屈予初誤選蓋嘉運二首查前李王名家選本亦皆刻入後因詳考方知遺悞源流故爲附載於此

一詩中字面互有同異本集有一作某一作某者予於

各本中擇其於通首有照應者或對仗精工者斟酌用之非敢竄改前人也

一本律詩又未入樂府歌曲忽改作絕句如沈之間之馬上逢寒食等皆爲削去

### 樂城山谷論詩文

樂城言文貴有謂山谷言詩能不苟作須有所屬乃善文必有所勸戒譏切然後作乃足以垂世傳後樂城言凡爲詩文不必多古人無許多也山谷亦言作文字不必多每作二篇要商確精盡檢閱不厭勤耳古人謂文不關世教雖工無益關世教文字其可多得乎

山谷又云作詩正如雜劇初時布置臨了須打諢方是  
出場棠謂詩必如此然後活發山谷言之而不能行之  
也

詩有美刺

詩不妨有美刺興觀羣怨聖人不諱言怨自後世以溫  
厚和平言詩稍激昂便曰誹謗此詩道之益亡也孟子  
曰詩亡然後春秋作是詩與春秋本一體也今世目春  
秋則曰聖人筆削之嚴至於詩便專重溫厚和平殊不  
知溫厚和平之中而言外多有感發人之處其感發人  
之處卽筆削之微旨也故左氏謂春秋之稱微而顯志



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污懲惡而勸善諱亦如是而已  
然則詩何以謂之亡也古者天子五年一巡狩又命太  
師陳詩以觀民風其中或刺或美天子因之而施黜陟  
刑賞之典是詩也者原與民或刺或美非有禁遏於其  
間也自天子不復巡狩太師不復采詩民間美刺不復  
上聞此王者之跡息而詩之所以亡也究之詩何曾亡  
詩之用亡矣是以春秋之褒貶卽爲詩之美刺詩無美  
刺可謂之詩也乎大舜有怨慕小雅有怨誹古何嘗不  
怨哉屈作離騷亦自怨生而忠君愛國之意溢於言表  
故古人怨處皆是忠與孝處

平楚

謝朓詩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蒼然楚叢木也登高望遠見木杪如平地故云平楚卽詩所謂平林也

漫與

杜工部有漫與九首竝七言律老去詩篇渾漫與今人皆作漫興按韻府羣玉五車韻瑞皆采入語字韻中曝書亭集云蘇子瞻黃魯直楊廷秀皆用漫與押入上聲語韻段復之詞云詩句一春渾漫與蓋自元以前無有讀作漫興者迨楊廉夫作漫興七首妄謂學杜者先得其情性語言必自漫興始而其弟子吳復從而傳會之

注云漫興者老杜所作也漫興之爲言蓋卽眼前之景以爲漫成之辭其言語似村而未始不俊此杜體之最難學者自康夫詩出而世之人遂改杜集之與爲興矣  
元微之韋應物詩

元稹歲日詩一日今日始一年前事空淒涼百年事應與一年同韋應物詠夜詩云明從何處去暗從何處來但覺年年老半是此中圓此二詩殊有淡味大可長人道心晨鍾一擊不及此詩鉗錘也因爲拈出用作醒世良箴

懷古詩

劉禹錫金陵詩山圍故國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

其地能而遠其言深而深

水東邊舊時月夜淡還過女牆來愚溪詩溪水悠悠春  
自來艸堂無主燕飛回隔簾惟見中庭艸一樹山榴依  
舊開又詩草聖數行留斷壁木奴千樹屬隣家惟見里  
門通德榜殘陽寂歷出樵車竇鞏南遊詩傷心欲問前  
朝事惟見江流去不回日暮東風春草綠鷓鴣飛上越  
王臺懷古之作昔人極稱此數首果能從此入想思路  
安得不佳但不可生吞活剝也

堯夫解詩

堯夫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玉者溫潤之物若將兩塊

玉來相磨必磨不成須是得佗箇處礦物方磨得出譬  
如君子與小人處爲小人侵陵則修省畏避動心忍性  
增益預防如此便道理出來

經筵不講國風

經筵不講國風由來久矣胡安國常非之宋學士真德  
秀大學衍義戒逸欲一條鄭衛淫辭之詩亦載焉蓋使  
人君味其言方不以淫佚導其民也

詩有天子宰相

王昌齡集云王維詩天子杜甫詩宰相

詩夫子

琉璃堂圖以王昌齡爲詩夫子

評韓詩

詩要活要幻要有寄托要有紀律七言古如昌黎記夢亦不可多得記夢詩云夜夢神官與我言羅縷道妙角

與根挈携陬維口瀾翻百二十刻須臾間

漢哀帝嘗用夏賀良漏刻

以百二十爲度

我聽其言未云足捨我先度橫山腹我徒三人

共追之一人前度安不危我亦平行蹋魍魎神完習躋

脚不掉側身上視溪谷育杖撞玉版聲彭觥神官見我

開顏笑前對一人壯非少石壇坡陀可坐臥

坡陀與陵陀同亦作

婆陀

我手承頰

音孩

肘柱座隆樓傑閣磊嵬高天風飄飄吹

我過壯非少者哦七言六字常語一字難

山谷詩中哦字便

是所難此乃爲詩之法也

我以指撮白玉丹行且咀噍行詰盤

噍與嚼義

通

口前截斷第二句綽虐顧我顏不歡乃知仙人未賢

聖護短憑愚邀我敬我能屈曲自世間安能從女巢神

山

一結可悲之甚世途崎嶇非屈曲無以安身不意仙

山亦復如是此退之所以致慨也我手承頰肘挂座

我以指撮白玉丹皆是退之夢中不敬處我徒三人

共追之而獨邀我敬而綽虐顧我顏不歡此是仙人

護短憑愚處此卽是仙人未賢聖處仙人卽壯非少

者綽虐亦卽指仙人也仙人纔吟一句口前將吟第二句見退之欲取丹藥故口前截斷第二句也神官是天上故開口不言世間事只言星辰刻度究之三人追而獨顧我不歡退之雖言天上其實恨時之奔競者而借已之不得意而托諷也又評六字常語一字難難字下得幻不說好不說不好說好退之是借仙人喻在位之操權者好一邊不可說惟難字下得妙魯直云只前句中哦字便是所難此乃爲詩之法真是癡人前不可說夢也

昌黎姪



昌黎贈族姪詩有云擊門者誰子問言乃吾宗自云有  
奇術探妙知天工既往悵何及將來喜還通期吾語非  
佞當爲佐時雍此詩奇術等句疑指湘子但湘子是姪  
不宜曰族姪寫族姪而又不著名豈公不欲以此示人  
而故寫族字以疑人耶

白集協韻字

司作入聲四十着緋軍司馬一爲軍司馬三見歲重陽司

當作去聲廣韻入聲不收

相作入聲思必切爲問長安月誰教不相離

十平聲在郡六十日入山十二回綠漲東西南北水紅欄

三百六十橋

琵琶

聲

四絃不似琵琶聲

枇杷

聲

況對東谿野枇杷

蒲萄

聲

燭淚粘盤累蒲萄燕姬酌蒲萄

請

平聲

當時綺李不請錢

殍

字用

俱化爲餓殍

音夫唐韻敷字韻收亦言餓死

劍南詩喜用如似二字

曝書亭集云詩家比喻六義之一偶然爲之可爾陸務觀劍南集句法稠疊讀之終卷令人生憎若身似老僧猶有髮門如村舍強名官跡似春萍本無根心如飛燕

不安巢身似在家狂道士心如退院病禪師心似看鷄  
寧久住身如秋扇合長捐身似敗基難復振心如病木  
已中空心似枯葵空向日身如病櫟孰知年家似江淮  
歸業戶身如湖嶺罷參僧心似游僧思遠道身如敗將  
陷重圍居似窮邊荒馬驛身如溪谷老桑門人似登仙  
惟火食俗如太古欠巢居閒似苔磯垂釣叟淡如村院  
罷參僧嬾似老雞頻失旦衰如蠹葉早知秋喜似繫囚  
聞縱掉快如疥癢得爬搔閒似白鷗雖自足健如黃犢  
已無緣酒似粥濃知社到餅如盤大喜秋成難似車登  
蛇退嶺險如舟過馬當時月似有情迎馬見鷺如相識

向人鳴心如澤國春歸雁身似雲堂旦過僧身如巢燕  
臨歸日心似堂僧欲動時身如病木驚秋早心似鰥魚  
怯夜長心如老驥長千里身似春蠶已再眠身如海燕  
不逢社家似瓜牛僅有廬心如老馬雖知路身似鳴蛙  
不屬官身如病鶴長停料心如山僧已棄家心如頑石  
忘榮辱身似孤雲任去留心如脫窰奔林鹿迹似還山  
不雨雲恩如長假容居里官似分司不限年瘦如飯顆  
吟詩面飢似柴桑乞食身勇如持虎但堪笑學似累棊  
那易成爽如瑞露零仙掌清似寒冰貯玉壺衰如蠹葉  
秋先覺愁似鰥魚夜不眠樂如逐兔牽黃太快似麾兵

卷白波壁如龜筴難占下尾似魚鱗不接連路如劍閣  
逢秋雨山似鑪峰鎖暮雲雲如山壞長空黑風似潮回  
萬木傾雨如梅子初黃日水似桃花欲動時花如上苑  
長成市酒似新豐不直錢雁如著意頻驚枕月似知愁  
故入門蠶如黑蟻桑生後秧似青針水滿時餘詩腰膝  
用如似字作對難以悉數就中非無佳句此陸平原所  
云離之雙美合之兩傷者也

後村分門纂類唐宋時賢千家詩十謬

首列唐宋時賢千家詩選棠謂一書題便有可疑同時  
者謂之時賢且自己當謙何得自稱曰賢一謬

題稱千家詩而詩不過幾十家二謬

凡操選政者必自標名姓此稱後村先生編集非自標可知也前後無一序跋正不知誰氏之子三謬

一唐宋兩朝兼五代在內旣選詩不當刪去樂府歌行四謬

若只選律體不當入五言古詩若選五言古詩唐宋佳章指不勝屈何以獨選東坡墨詩二首五謬

樓殿宮寺等詩當書出某處此盡眉目不分六謬

天下之湖多矣此只錄西湖數詩塞責七謬

一古人詩不可割裂如七言律絳幘雞人不當改作七

絕五言律誰憐一片影不當改作五絕八謬

只論全唐詩有四萬餘宋詩當亦有數百家名作如林  
何以所選之詩粗俗淺俚佳者十不過二三九謬

後村詩在宋號爲巨擘詩佳者極多自操選政而不錄  
其佳者十謬

棠翻閱數過知爲庸人借名無疑歷數其謬復爲序  
以歎之非歎其書歎時人憤憤毫無皂白之徵也

殊字問罪

名僧來復字見心洪武時豫章人與高僧宗泐齊名上  
召見之後以賦詩含譏被戮見心承召賜食謝詩云洪

園化雨曉吹香手挽袞袞近御床闕下彩雲生雉尾塵  
中紅芾動龍光金盤蘇合來殊域玉盃醞醕出上方稠  
疊濫承天上賜自慚無德頌陶唐上大怒曰汝詩用殊  
字是謂我爲歹朱也又言無德頌陶唐是謂朕無德則  
雖以陶唐頌我而不能也遂戮之棠按俗謂不好曰歹  
故有好歹之說明不禁殊字而此被禍豈非詩劫耶

詩文蒙字

昌黎祭神文云天久不雨苗且盡死刺史雖得罪百姓  
何辜宜降疾咎於某躬身無令鰥寡蒙茲濫罰棠見濫  
罰上安一蒙字不覺失笑杜工部麴詩云永與清溪別



蒙將玉饌俱亦是蒙字用得奇

左傳文法

左傳中有一句話未說完而他人卽說者文却似平平無奇而當日形情能令千載如見此却是至奇處如崔杼弑君之後盟國人於大宮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嘆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有如上帝乃歆是也蓋當日所不與崔慶之下有如上帝四字讀者未終而晏子卽易其辭也此是有上半句無下半句之文又有未叙上文而只叙下文者亦是奇筆如齊君爲晏子史宅晏歸則使宅人反之且諺曰非宅是卜唯鄰是卜

云云且諺曰上有晏子許多話故轉筆用且字以承下此則是有下半句無上文之文

杜牧之論兵蘇東坡論文

杜牧之序兵法謂盤中走丸丸之走盤橫斜圓直繫於臨時不可盡知其必可知者丸不能盤也蘇子瞻論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至於平地滔滔汨汨一日千里及其與山石曲折隨物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所不可不止如是而已二公所論事不同而比擬之意甚似知用兵之法則知爲文之法矣

元人七卦

元時淮南潘子素作輓卦譏世之突梯滑稽而得顯爵者卦辭曰輓亨可小事亦可大事彖曰輓亨天地輓而四時行日月輓而晝夜明上下輓而萬事成輓之時義大矣哉象曰地上有木輓君子以容身固位初六輓出門無咎象曰出門便輓又何咎也六二傳於錢轄象曰傳于錢轄天下可行也六三君子終日輓輓厲無咎象曰終日輓輓雖老無咎也九四模稜吉象曰模稜之吉以隨時也六五神輓象曰六五神輓老于事也上六或錫之高爵天下柳榆之象曰以輓受爵亦不足敬也

或云

宋人  
作

蔡宗魯作吝卦亨利居閒不利有所爲彖曰吝鄙嗇也利居閒無所求也不利有所爲恐致禍也初六居富吝於周急悔亡無攸利象曰吝于周急莫恤其貧也悔亡無攸利已終有望也六二聽婦言至吝不養其親不恤其弟貞凶象曰聽婦言昵於私也不養其親忘大恩也不恤其弟失大義也雖養弗時亦致災也故貞凶九三極吝吝其財不吝其身於行非宜象曰吝其財斯致富也不吝其身乃輕生也六四太吝君子吉小人凶象曰吝於君子雖有言無也吝於小人雖不言終有悔

也六五不吝於色務所欲終以死亡凶朋友吝於酒食  
弗克歡無咎象曰不吝於色惑於淫也務所欲樂其順  
從也終以死亡凶可知也朋來從其類也吝於酒食誠  
大謬也雖弗克歡可無咎也上九居其家不吝於內吝  
於教子弗叶吉象曰居其家妄自尊也不吝於內畏寡  
妻也吝於教子終無所也

馬文壁論卦論貞亨初吉終凶利見小人不利於君子  
象曰貞正也亨通也通於正言論或庶幾也終凶論不  
由初也利見小人猶同類也不利於君子入於邪也象  
曰麗口掉舌論君子以求名干祿初九論于同朋無咎

象曰同朋于誦又誰咎也九二略施於民吉象曰九二之吉以新衆聽也六三來其誦酒食用享象曰來其誦民取則也享其酒食以崇功也九四飾言如簧以娛彼心乃獲南金象曰娛人獲金不足道也九五君子終日高誦王用徵安車以迎終歲弗寧後有凶象曰以誦受徵不羞也終歲弗寧祇足煩勞也後有凶不副實也上六莽誦不已四方欲殺之象曰莽誦衆怒殺之何過也邵玄同作忍卦曰忍亨初難終吉利君子貞不利小丈夫彖曰忍剛發於內柔制於外故亨初若甚難乃終有吉唯君子爲能動心忍性不利小丈夫其中淺也象曰

刃在心上君子以含容成德初一小不忍則亂大謀象  
曰小不克忍成大亂也次二必有忍其乃有濟象曰能  
忍能中事克濟也次三一朝之忿亡其身以及其親象  
曰一朝之忿至易忍也亡身及親禍孰大焉次四出於  
跨下以成漢功韓信以之象曰跨下之辱小辱也成漢  
之功大功也次五張公藝九世同居書一忍字以對於  
天子象曰同居之義忍克致也積而九世有容德也上  
六血氣方剛戒之在鬪象曰方剛之氣忍則滅也形而  
爲鬪自求禍也

邵玄同默卦曰默無咎可貞不利有所言象曰默不言

也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  
則無咎默以自守其道可須也不利有所言尚口乃窮  
也象曰口尚玄曰默君子以去辯養靜初一守口如瓶  
終吉象曰守口如瓶謹所出也其初能默終則吉也次  
二多言不如守中象曰言不如默得中道也次三馴不  
及舌有悔象曰馴不及舌滕口說也一言之失悔何追  
次四無以利口亂厥官卿士戒之象曰位高而言輕亦  
可戒也次五聖人之教不言而信象曰不言而信淵默  
之化也上六君子之道或默或語象曰時然後言默不  
可長也



邵玄同恕卦曰恕有孚終吉彖曰恕之爲道善推其所爲而已以己之心合人之心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故有孚能以一言終身而行之其吉可知矣象曰如心恕君子以明好惡同物我初一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象曰強而行之恕之始也行而不已違道不遠也次二君子有絜矩之道象曰絜矩之道恕也次三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象曰拂人從欲身之菑也次四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象曰立而達恕已從人也次五聖人與衆同欲象曰與衆同欲聖人之恕也上六責已重以周待人輕以約象曰待人

之法可用恕也責己之道不可自恕也

邵玄同退卦曰退勿用有攸往彖曰退止也勿用有攸往知止也日中則退而昃月盈則退而虧四時之運成功者退而況於人乎退之時義大矣哉象曰艮止其所退君子以晦藏於密初一退無咎象曰其進未銳義無咎也次二難進易退象曰難進易退可事君也次三兼人凶象曰兼人之凶勇不知退也次四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象曰知難而退終無尤也次五終日如愚以進爲退顏子以之象曰顏子之退進不可御也上六蟪蛄升高躡而不悔象曰蟪蛄升高其道窮也躡而不悔亦

可戒也

此上七卦皆元人爲之或曰輓卦宋人爲之子初以爲嬉笑怒罵之詞安可擬易後思太史傳滑稽而以爲談言微中則此之悲世教肅身心者裨益正不少也蓋世人智者少而愚者多在昔先民左有圖右有史使人按圖索義事之可否不必智者亦可一目而燭其微至於神宇垣壁驛館往往圖前代帝王賢聖之事以爲規勸逮後世有傳奇院本五花爨弄等善善惡惡之意使人觀感而興其事於愚者易爲力所謂鼓舞斯民於不覺也今乃呼而語之曰汝學易易

能趨吉避凶彼必曰聖人教子亦不過曰學詩學禮  
予何人詎知學易哉茲乃以元人嬉笑怒罵之詞用  
大易爻象之體不讀易者亦必顧而笑笑而卒讀讀  
而悠然思喟然嘆其身之所趨心之所念有不覺轉  
移默化於其際則此七篇謂無當於大易之旨不得  
也

亦已焉哉

陶淵明命子詩曰夙興夜寐願爾斯才爾之不才亦已  
焉哉亦已焉哉四字若今人爲之必不愜人意殊不知  
此語亦有所本鄭康成戒子益恩書其末云若忽忘不

識亦已焉哉

知文難

荆溪吳氏云柳子厚云夫文爲之難知之愈難耳是知文之難甚於爲文之難也蓋世有能爲文者其識見猶倚於一偏況不能爲文者乎昌黎毛穎傳楊誨之猶大笑以爲怪誨之蓋與柳子厚交遊號稍有才者也東坡謂南豐編太白集如贈懷素草書歌并笑矣乎等篇非太白詩而濫與集中東萊編文鑑晦菴未以爲然以諸有識者所見尚不同如此則俗人之論易爲紛紛宜無足怪也故韓文公則爲時人笑且排下筆稱意則人必

啓之歐公作尹師魯墓銘則或以爲疵繆歐公初取東坡則羣嘲聚罵者動滿千百而東坡亦言張文潛秦少游士之超軼絕塵者士駭所未聞不能無異同故紛紛之論亦嘗及吾與二子吾策之審矣士如良金美玉市有定價豈可以愛憎口舌貴賤之歟作太息一篇使秦少游藏於家三年然後出之蓋三年後當論定也往時冰心先生汲引後進如饑渴然自周南仲死文字之傳未有所屬晚得簣窗陳壽老卽傾倒付囑之時士論猶未厭冰心舉太息一篇爲證且謂他日之論終當定於今日今纔寸數年世上文字日益衰落而簣窗卓然爲

學者辨宗則論定固無疑然米心之文世猶淺知之者少則於簣窻之文宜亦未必盡知之也更一二百年後以俟作者然後論益定耳

杜恕著體論其答人書恕以年五十二不見廢棄頗亦遭明達君子亮其本心若不見亮使剗心著地正與數片肉相似何足有所明故終不自解說見杜氏新書

曹子建與楊修書云世人之著述不能無病僕常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昔丁敬禮常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過若人辭不爲也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

耶吾嘗歎此達言以爲美談

家訓云江南文制欲人彈射知有病累隨卽改之陳王  
得之於丁廙也山東風俗不通擊難吾初入鄴遂常以  
此忤人至今爲悔汝曹必無輕議也

鍾士季嘗曰吾少年附一紙書與人云是阮步兵皆字  
字生義旣知是吾不足道也

北史祖瑩云文須自出機杼成一家風骨何能共人同  
生活也

西京雜記云長安有慶虬之亦善爲賦嘗作清思賦時  
人不之賞也乃托以相如所作遂大見重於世



吳書陳琳見張紘文答曰自僕在北與天下相隔此間  
率少於文章易爲雄伯故僕受過差之譚非其實也  
今某在北足下與子布在彼所謂小巫見大巫神氣盡  
矣

左太冲三都賦人見而訾之請序於皇甫謐於是訾者  
莫不贊嘆南史云張率字士簡善文詞有虞訥者見而  
詆之率乃更爲詩示焉託之沈約訥便字字嗟稱無字  
不善

文要真

冰心與笈窓論文時案上置牡丹數瓶笈窓曰譬如

牡丹花他人只一種先生能數十百種蓋極文章之變者冰心曰此安敢當但譬之人家腸客或雖金銀器照座然不免出於假借自家羅列錯亂缶瓦盃然却是自家物色棠謂此語可悟文章真假之別明季作者如林然必推歸震川爲大家無他真故也又作文要握主意得其主宰便有提綱挈領之妙通身脉絡無不絲絲入扣昔曾子固能文歐陽修王安石稱於太守張伯玉伯玉命作六經閣記子固凡六七脫藁不當意乃曰吾自爲之夫六經閣者諸子百家皆在焉不書尊經也云云

子固撰張固知得主宰矣然爲文起伏舒徐勢

合馳騁或以氣勝或以度勝疾迅扼挽如川如山變化  
萬端不可名狀此則非主意二字所能盡之今世刀筆  
家最能主意然使操觚爲文全無是處此可見主意雖  
在所重然非文人之筆萬不能留傳千古耳

文無憑據

韓昌黎初試是顏子不貳過文後仍以此文遇知歐陽  
永叔知舉閱劉幾卷判紕繆二字幾後改名輝永叔在  
詳定所升作狀元劉原父云永叔有甚憑據棠思一人  
之身一人之文其取舍又皆屬於一人而前後不同如  
此遇合信有命哉

燕在閣知新錄卷二十二終

孫

燦

正字